

欽定詩義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九

曹風一之十四

曹國名在兗州陶邱之北周武王以封其弟振

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蟲也俗名浮生浮生之生爲時甚暫其羽整潔如衣裳之楚楚以喻人之修飾衣裳者有似蜉蝣也君子心有憂焉欲其從我而得所歸庶乎可以久處也處安也得所歸則身安也

言言抄中 卷之九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興也采采華彩也息靜也得所歸則心靜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興也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掘閱之本
色並無所謂楚楚采采也於是而悟性近習遠則
可息處并可說駕矣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閱世也玩細娛而忘遠慮非僅蚩蚩之
氓爲然矣其恃以不朽者何在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願人各有我而迷者不悟。矻矻窮年，究不得其所歸，則至人之心憂何時已哉。

彼侯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侯人，道路迎送之人。何與，荷同。祲，及也。赤芾，冕服之鞞也。大夫以上服之。侯人，荷戈及爲赤芾者，前導也。言其榮也。三百，言其多也。朱子曰：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比也鷦水鳥能入水以取魚在梁而不濡其翼以
比人之在其位而不盡其職也不盡其職則不稱
其服矣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比也味喙遂稱媾寵也不濡翼魚在水中不入取
也不濡味魚在水面亦不啄也以比人之居其位
而不事其事也如是則有負君之寵遇矣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盛多貌濟升也婉變柔順貌季女少而未字也朱子曰薈蔚朝濟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國家之爵祿原以待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爵祿不足以爲勸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困朝廷之用舍盡

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可知矣魏之伐
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
其功曹之候人小人居其位而無其德君子
有其德而無其位二國之政令相同而其危
亡亦相似觀於此者可以鑒矣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比也鴈鳩布穀也含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
而上均平如一也淑善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

君子也儀禮也鳴鳩在桑而其子有七以比王者
宅中御宇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
之禮儀均平如一如鳴鳩之哺其子也夫其儀之
一者非外飾也王者之心視天下爲一家視萬民
爲一體以治萬民者惟諸侯故其心與之固結而
不解也治本於禮禮本於仁心結斯儀一儀一而
天下定矣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其弁伊騏

比也騏青黑色也鴈鳩在桑而其子異處以比王者居京師而諸侯各居其國也梅美木也其子在梅喻國治也諸侯能治其國則天子無爲而治但見其帶絲弁騏恭已垂裳而已蓋治戒其紛更而心防其驕泰故無爲者所以養無事之福而恭己者所以清敬事之原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忒差也其子在棘國難治也諸侯

不能治其國亦不必遽有兵刑之加仍以禮治之而已等威嚴而使不敢僭予奪當而使不敢肆天子之儀不忒則諸侯各謹其度而四國正矣蓋儀之一者非無別而概施之也賞善罰惡使之同歸於正故其儀有時不一而未嘗忒也不一而不忒乃所以爲至一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比也榛衆木也其子在榛如常者也諸侯亦不必

有奇才但安分守職則宣天子之德以臨其民而四國之人皆歸於正矣正是四國所謂百辟其刑之也正是國人所謂四方其訓之也至於四國之人皆沐天子之仁則普天之下同祝一人之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所必然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

鳴鳩思聖王也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覩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意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

鳩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心如結兮所以
正心也帶絲弁騏所以修身也正是四國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心結儀一所以明明
德也正是國人所以新民也胡不萬年則新
命矣蜉蝣揭大道之要鳩鳩敷至治之澤三
代以上之學猶可想見焉讀者不可不盡心
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也列寒也浸漬也叢生曰苞稂莠屬周京周之

西京也周自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諸侯大國行虐政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苞稂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愴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伯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若四國有王豈至此哉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愴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浸之以比當時小國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也京

周西京之周也西京之周不同於東遷之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愷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菁筮草也利用前民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
以此當時小國亦有賢君而終不得免也京大師
衆也念西京之大衆足以鎮服四國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也芄芄美盛貌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豐郇
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爲州伯也竹書載昭
王六年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言西周

之時天下之民咸被王澤如芄芃之黍苗又有陰
雨以膏之也其所以膏澤下逮者由四國諸侯皆
知有王無敢自專而王又命郇伯甸宣以勞來之
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樂其生而傷今之
不然也不思召伯而思郇伯者是時郇伯入於晉矣
以見晉侯居郇伯之地而不能繼郇伯之業也故
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
王與詩人有同心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下泉思治也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
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
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
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
則自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傅良曰
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
於變風之末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

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風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雍州岐山之北棄爲后稷封於邠其子不窋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間不窋之孫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述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之詩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者附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麝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賦也火心星也六月火昏中至七月則流而西也
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候也一之日一
月之日也周正以建子之月爲一月也變月言日
以別於夏時也麝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也于
往耜田器也饁餉之也田峻勸農之官也此章言
豳先公之教其民也衣食者民之本月令則上之

所授也故以時儆其民曰七月流火涼風至矣九月霜降宜授衣矣子月風寒丑月氣寒不止授衣并宜授褐若不預爲之謀何以禦寒而卒歲乎寅月往修田器卯月舉足而耕丁壯在田家長同婦子而往餉之老幼男女皆盡力於南畝庶田峻至而喜之焉蓋教以不飢不寒之計也朱善曰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謀之於建申之時收穫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豫之至也張子曰民生本乎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王

化之所以成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芣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倉庚鳥名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
桑穉桑也芣芣名用以祭祁祁衆也公子公女也
孔穎達曰諸侯之女稱公子是也同歸者同時而
于歸也此承上章而言九月所授丁壯之布衣也
若老者衣帛則其功更豫矣當春日始和倉庚初

言事法中 卷之六
鳴之候女皆執筐采桑以飼蠶將爲帛以衣其父
母也又采蘩以供祭教婦職也爲女子者不言而
心有傷悲知其將與公子同時而于歸則不得久
事其父母也男無不耕女無不蠶教以勤也布以
衣少帛以養老教之以儉且知孝也采桑采蘩莫
不躬親教之以誠且能敬也婚姻以時貴賤同之
而又以遠其父母爲悲得性情之正也然則二南
之化所從來者遠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也條桑枝落之
而取其葉也斨斧屬遠揚高枝也取葉存條曰猗
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緝麻也朱赤色陽明也
此又承上章而言蠶事不始於今春也當上年七
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卽以萑葦爲曲
薄至於今年蠶月乃大采桑或伐條而取其葉或
取葉而存其條曲薄具在取而用之至便也朱善

曰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無以爲少壯者之衣也朱子曰凡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故用以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是也蠶績分功玄朱辨色老少異衣上下殊服物采等威已開周禮之先矣

四月秀麥五月鳴鵙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

其縱獻豸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萋苦菜蝸蟬也穫收禾也實墜曰隕葉落曰穽于貉往取貉也同竭作以狩也續習而繼之也豸一歲曰縱三歲曰豸此章因衣食之助而及武功也天地陽極而陰生國家治久而亂伏四月純陽微陰已胎故萋感之而秀五月陽盛一陰已生故蝸應之而鳴至八月而禾黍刈收至十月而草木黃落陰盛陽衰所必然也觀天地之化而人事可知矣故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

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續武功於衣食之間夫老者衣帛即可卒歲君公之貴又必衣裘故於子月曆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狸爲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巡伺捕逐禦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矣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陣又使私其獸之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賓客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間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間教忠孝故

民從其化而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蝗屬動股以股鳴也莎雞蟲名振羽以
翅鳴也宇簷下也在野在宇在戶入牀下者皆蟋
蟀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牖墜塗也十月而曰
改歲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也此承上文裘褐禦寒
之意而言宮室之制也萬物之出入作息與天地

之陰陽寒暑相應故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
氣也六月盛暑而莎雞振羽迎涼風也七月暑平
故可在野八月露寒故宜在宇九月霜降故宜在
戶十月雨雪故入牀下蓋物性通於天道也聖人
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
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
入如在宇在戶而入牀下也闔民習此久矣故當
十月陰盛之時其家長修理在邑之室彌其漏隙
去其鳥鼠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

婦子曰歲將改矣可以入此室處矣蓋舊歲耕桑
事畢宜隩處而息勞新歲微陽初生當安靜以養
之也觀天之行察物之化驗民之情協張弛之宜
而順性命之理所以爲王道也

六月食鬱及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棗屬藁蓂屬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當
作穫煮也煮稻米以釀酒也冬釀春熟故曰春酒

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眉壽壺瓠也叔拾苴麻子也茶苦菜樗惡木也此又承上文而言衣裳具矣宮室安矣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梁肉所以養老者備矣瓜壺苴茶以佐疏食所以養農夫者裕矣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畔采苴茶於原野周於所務而人皆習勤矣茶苦之菜惡木之薪安於其分而俗皆尙儉矣養老者厚則人皆知孝矣自奉者薄則人皆知弟矣勤儉孝弟教民之道莫要於此故曰禮始

諸飲食其所以爲養卽其所以爲教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
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物成之
際則堅築以爲場也穀連藁秭曰禾秀實在野曰
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同聚也宮功官
府之役也于茅往取茅也索綯以索絞茅也在邑
之屋冬處之故墻其戶所以禦風也在田之屋夏

居之故覆以茅所以禦雨也乘升也播種也此章終始農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也言自于耜舉趾以來黍稷重穆禾麻菽麥無不播也至九月以後而納之於場同之於倉亦可以休矣而不能也私事畢而公事興矣又當上入都邑而執宮功矣宮功既畢似可以少休矣而又不能也今年之事甫畢而明年之事又興矣於是晝往取茅夜以索綯之升在野之屋而覆蓋之以明春歲始當出而播百穀也今年之蠶事預計於上年之秋明年之農

事預計於今年之冬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抑且
終身無放逸之心念及此而所以役民之力用民
之財者宜何如珍惜之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沖沖鑿冰之聲凌陰藏冰之室蚤初旬也韭
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之神而啓冰也肅
嚴也滌埽也朋衆也饗鄉飲也躋升稱舉兕觥大

言事...
爵也此因飲食而極言功化之盛以見王道之成也天地之化陰陽而已四月莠萋陽極陰生十月改歲陰極陽生陰陽微盛寒暑往來聖人爲裘以禦寒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燮理之道行於日用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覲而獻羔韭神嗜飲食薦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於上下矣霜肅氣寒宜有以和之場滌勞息宜有以慰之聚衆飲酒教以饗禮使尙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於里黨矣饗禮既畢一飲食而不忘君

也於是殺羔羊以躋堂酌春酒於兕觥而忠愛之
忱通於上下矣羊酒之物有限忠愛之心無窮又
相率而祝之願君壽至於萬年蓋天以生物爲心
君以仁民爲職人君能仁愛其民則民皆祝君之
壽欲長爲其所愛也天必錫君以壽使長仁其所
生也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之謂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
基公劉克篤前烈王業之本實始於此周公

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
化之所由使矇瞍朝夕諷誦以教之其詩大
義以衣食爲本農桑爲經而婚姻祭祀田獵
宮室之類錯緯於其際至於衣則尊卑異製
食則老少異糧孝親敬長之道無處不隱寓
焉孟子之言王道也期於老者衣帛食肉以
爲此卽孝弟之實庠序之教不過取其義而
申明之耳是故養莫大於農桑教不外於孝
弟先聖後賢其揆一也又於其中極道農夫

紅女之勤勞惡衣菲食而常有飢寒之患乃
已無衣而玄黃爲公子裳狐狸爲公子裘已
無食而取大豕以獻公殺羔羊以祝壽忠敬

之心無所不至使誦此詩者知物力之艱難

而深搏節之思感民心之忠敬而生愛養之

意則所以謀其衣食教之孝弟經營其婚姻

祭祀田獵宮室之類者自無不精且詳所謂

本天德以行王道也仁厚之氣積爲嘉祥斯

百姓躋於仁壽君公至於萬年而王業成矣

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所以造周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愛勤勞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暨霍叔監紂子武庚之國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三叔以殷叛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恐成王之疑己也故賦此詩託爲鳥言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

室以比武庚既誘三叔不可更亂王室也又言恩
勤鬻子者蓋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而痛三叔
之見取且以傷天倫有變而已無道以善全不怒
而深悲之聖人之用心也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

比也追及徹取也土與杜通桑根也綢繆纏綿之
意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下民巢下之人
也言室之毀多由於陰雨設能於未雨之前取桑

根以固牖戶則人孰得而毀之以比武庚叛亂將
毀王室望成王於未毀之先君臣同心以圖國政
則內疑既釋外患自消三監雖叛無能爲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

比也拮据以爪捋草也將取荼萑苕也蓄積租粟
卒盡瘁病也蘇轍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
蓄租則至於卒瘁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以
予未有室家故也輔廣曰當時流言必以周公平

日勤勞皆爲己謀非爲王室故公言此以釋成王之疑非自誇其功也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曉曉

比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急也朱

子曰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

漂搖之則其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旣勞瘁

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

得不汲汲也

詩經卷之九
三
鳴鴉四章章五句

詩序曰鳴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沖齡踐祚未
知周公之心三監皆叛流言四起王室之危
如巢將覆矣夫肉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
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羣叔流言亦乘成王
之危疑而起設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
可知也故鳴鴉之詩憂外侮之意少而弭內
患之意多蓋所以啟牖王心救亂之所由生
也劉瑾曰公以貴戚大臣獨柄國政宗社安

危係於一身成王既惑於流言故自言其功而不爲誇謂王室爲予室而不爲嫌其嘒嘒之音皆出於忠愛之誠惟欲悟王心而安王室並非爲一己之禍福計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惓惓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士事也枚如箸軍士所銜以止

語者蠋桑蟲也烝發語詞敦獨處不移之貌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作此詩以勞歸士故代之言曰我
徂東山久而不歸旣已勞矣幸而得歸中途遇雨
則又苦也東歸宜喜而心西悲者軍務未畢不暇
內顧旣得生還則思家念切也衣履敝垢爰製歸
裳新著冠裳不事戰陣矣蓋行間之苦身親嘗之
故願勿復爲此也旋車言邁經歷田間見蠋之在
桑野悲人之在車下覩物傷懷也古者用車戰行
載衣糧止爲營衛故從軍之士以車爲家玩獨宿

車下之詞而生還之喜離家之悲三年從軍之况
瘁長途露處之蕭條皆如繪矣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
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
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章首四句備述往來之苦故重言之以見感
念之深也果羸枯樓也施蔓延也果羸野生今施
于宇者室久無人閑寂如野故蔓草施生也伊威
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

入則結網當之町疃舍旁隙地也無人藝種故鹿
以爲場熠燿螢火也院落無人則終夜羣飛也田
閒茅屋荒蕪幽陰亦可畏矣乃不畏而懷之者生
長於斯雖極做陋常縈夢想也此皆其雨中車下
夜闌不寐懸想之境蓋軍士在外神遊於其家而
有如目覩聖人在上神通於其心而有如身受非
周公其孰能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
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鵲水鳥。埤蟻封也。穹窒見七月。天將陰。雨穴蟲先知。故蟻出埤而鵲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人遇雨其苦尤甚。故鵲鳴于埤則婦歎于室。憂其夫之未至而遇雨也。灑埽庭內。穹窒牆垣。冀其夫之將至而接待也。冀其至。憂其不至。而我行忽至。則其喜可知也。行人初至。覩物傷懷。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於今已三年矣。夫苦瓜栗薪皆微物也。尙且感歎如此。則父母妻

子之團聚喜其見而悲其久不見者又當何如也
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人心喜則物
有光輝也黃白曰皇駮白曰駁誇其馬也悅其人
則馬亦可愛也縢婦人之輓也母戒女而爲之施
衿結輓也筐篚之儀或九或十言其多也此皆新
婚之禮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其新婚者固甚美

矣其舊有室家者遠歸而聚首喜慶又當何如也
離別之憂上亦憂其憂懼會之樂上亦樂其樂所
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勞歸士也詩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
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
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
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
乎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鋒鏑之苦思謂

未至而思有悽愴之懷至於室家望汝男女
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
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懽忻感
激之情爲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
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
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
旦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賦也。隋豎曰：斧方豎曰：斨樵蘇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軍士諒其心而不怨也。故作此詩言斧破斨缺，勞亦甚矣。然周公非爲己也。蓋將使四方皆歸於正，則其哀我也亦大矣。朱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正四國卽所以哀我也。蘇轍曰：使周公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未免於小也。惟不嫌於自救，哀斯人之不治，誅管蔡以正四方。

而後可以爲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釜屬吡化也皇者正其事吡則化其心也嘉有禮也以禮化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錡木屬嚴粲曰不言弓矢戈矛而專言斧斨者東征之役不尙殺戮若除道樵蘇則斧斨之用

爲多也適聚而固之也既已化之又固結之使不
變也休息也化而固之則兵可不用矣故曰休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以
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
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
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
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
其無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

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管蔡啟商以閒王室欲定管蔡之亂此如伐柯裁不材之木也欲和庶殷之心此如娶妻合二姓之好也伐柯則匪斧不克比戡亂必用兵也取妻則匪媒

不得比合好必用禮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謂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竹器豆木器踐行列整齊之貌言伐柯者必執柯以伐之彼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爲一物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舉動一準於禮故東人之覲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維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與禮爲一事也蓋周公雖以兵振其威而實以禮行其教故東人之畏其威者固

言義辨
卷之九
三
衆而服其教者尤深是陳師鞠旅之中卽有過化存神之道也

人伐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不尙兵而以禮爲則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非孔子之果未學也以爲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禮爲國則軍旅可不用也是故以禮止亂可以去兵不得已而用兵兵亦有禮果能以禮行

兵則德威惟畏不戰而屈人矣孔子學俎豆於軍旅之先以禮止兵也周公踐籩豆於軍旅之際以禮行兵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衮衣上公之服繪山龍雉火宗彝於衣繡藻采黼黻於裳也言布九罭之網而能獲鱒魴是漁人之幸也因三監之叛而得覲周公是東人之幸也極言衣裳

之美者德與服稱愛其人並愛其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依水草故以遵渚爲得所也女東人相謂也再宿曰信成王以禮迎周公東人知其將歸也故相謂曰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鴻離渚而遵陸將北向也季本曰雁北向則經時不復矣言周公歸將留相王室而

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朱子曰承上一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袞衣之人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留周公也夫東方非公久居之處也東人非不知之而又心悲者則其情有所不能已也聖人之於人也德化有以動其性禮教

有以服其心先得其所同然故人見而莫不
悅之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後世循吏所居
民愛所去民思亦何以異此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比也跋躡也胡頷下肉載則寔踰也孫讓碩大膚
功也赤鳥朱履也几几安重之貌狼性奸貪前高
其胡以張望則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欲窺
伺神器乃挾武庚以爲助也公因此被謗讓其大
功避居東方亦危疑之至矣而赤鳥仍几几然不

改其安重之度也以赤烏爲言者人心有感足容
易動懼則喪履喜則折屐故觀赤烏之几几而寵
辱不驚可知也

狼蹙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比也德音令聞瑕疵也言狼既蹙尾以得力則益
跋胡以進取以比管蔡既得商奄之助則愈起跋
扈之心乃流言四起而公之令聞卒未嘗少有所
損蓋盛德之至而天下皆信之也程子曰周公之
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

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處變而不失其常也

范處義曰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惟聖人無

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

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

順受之而已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

未知而赤鳥几几不改其度非元聖其孰能

若是乎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成王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宗姓

庚子故

附之國

庚子故

附之國

庚子故

附之國

庚子故

附之國

庚子故

附之國

庚子故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

小雅二

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鹿鳴之什二之一

朱子曰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啣啣和聲也萃蘋蕭也鹿呼羣而共食故以興燕飲也嘉賓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所用之樂也凡燕饗之樂皆鼓瑟而工歌吹笙以閒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鄭康成曰飲有酬幣食有侑幣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以大道

也孔穎達曰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
語先王之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
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賦也蒿菽也德音善言也昭明也視與示同怵浮
薄也敖禮容也此承上章而言嘉賓之示我周行
其德音甚爲詳明又以其盛德之儀容使人觀感
而化其浮薄有官君子皆當則而傲之以爲民之
矜式則不待言語之聞而所以示我者更深矣故

旨酒式燕與之從容遊敖蓋欲觀其周旋之中禮而則傲之也范祖禹曰式燕以敖言其禮儀之從容也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琴瑟堂上之樂也湛久也燕安也此通承上文周行示以言也則傲示以行也夫嘉賓之言行皆出於其心設心有不樂則行有時隱而言有時倦矣故琴瑟調和旨酒無算不止養其體

娛其外而已皆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夫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

鹿鳴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古之聖人無一事而不深其學問無一時而不修其德行無一人而不敦其性情鹿鳴之詩樂奏幣將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在於示

我周行乞善言所以廣學問也旨酒式燕人
見其欸洽而已不知所資於嘉賓者在於視
我則傲觀楷模所以進德行也琴瑟和湛人
見其殷勤而已不知所厚於嘉賓者在於燕
樂其心固心志所以厚性情也此可以知禮
樂之本矣朱子曰燕禮云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又
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則又爲上下通用之
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

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日君臣焉於燕曰賓主
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騤騤行不止也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盬壞
也靡盬不可壞也言使臣駕此四牡行而不止道
路迂遠亦云勞矣豈不思歸而偃息乎特以國家
之事不可廢壞是以中心感憤雖勞而不辭也朱
公遷曰傷悲於心王事之故是也蓋忠臣於王事
實有不容己之至情非徒迫於勢而勉強塞責也

四牡騤騤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賦也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跪處
坐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跪卽起居則坐是因
其心有傷悲故其身不遑處勞之至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蘇轍曰騅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
徒也教孝者也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騅之飛
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似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
養父母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杞枸杞也先下而後止集之勢也先父而後
母言之序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賦也驟馬行疾也駸駸驟貌諗告也此通承上文
言駕此曄曄之駱馬驟彼倏遲之周道豈不思歸
而將父母乎而不敢言也人君知其不敢言也用
是於燕饗之時作爲詩歌以道其意如使臣以將
母之情來告者臣不自言而君代言之上下之閒

可謂各盡其道矣君子是以知樂歌之不得已也
郊廟之歌所以達神人之意也燕饗之歌所以宣
上下之情也是故禮行而分定樂作而志通

四牡五章章五句

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春秋傳曰所以

章使臣之勤也夫使臣奉命馳驅不敢顧父
母者事上之義也所以盡忠也而人君念其
勤勞憂其不能將父母者恤下之恩也所以
教孝也勞於王事雖不顧養而勇戰敬官不

辱其親則盡忠乃所以全孝也將母來諗似
非急公而既達其情遂忘其苦則教孝乃所
以作忠也故四牡之義行則君臣之道兩得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駢駢疾
行之貌征夫行人也此遣使臣之詩也言使臣奉
命行於四方見高原下隰皆有可采之華因思大
邦小國皆有可采之事是以汲汲道途常懷不及

之慮蓋惟恐諮訪有所未周也程子曰天子遣使
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
天下使人惟恐不能宣上意而達下情是以每懷
靡及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柔密也周徧爰於咨問也諏采訪也采
訪貴於柔密故以濡興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絲條理也謀籌畫也籌畫貴於條理故以絲

興謀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明治也度裁酌也裁酌貴於明治故以沃興度也

我馬維駟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均齊一也詢僉和也書曰弗詢之謀勿庸是也僉和歸於齊一故以均興詢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春秋傳穆叔如晉

言事抄中 卷之六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
三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
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
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
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
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
重拜夫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

乃可以徵信否則所訪不實爲害滋大故曰
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
利害爲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俗政事教治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悖逆暴
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
書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
咨親之義焉然則孫叔之釋此詩其必有所
傳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移也鄂與萼同不與柎通萼足也常棣
之華萼柎攢生相比發榮故韡韡然人與兄弟相
親相助家道乃興故遍閱世人未有如兄弟者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也哀與衰同長也言兄弟勝於他人平
時或不知也一值變故則知之矣死喪可畏人之
所惡惟兄弟懷之或卒於外原隰路長惟兄弟求
之夫其懷之而求之者蓋天性之親實有所不容
已焉此非他人之所得與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興也脊令水鳥况與况同言脊令之性飛則鳴行則搖失水在原鳴搖更甚兄弟之急難者似之蓋天性之親一聞有難則必急救號呼奔走無不爲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心相關切不過怵然長歎而已不能力救也蓋親疎厚薄理之自然良朋亦有兄弟不能薄所厚而厚所薄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鬩鬩也務當作侮烝衆戎爭也言兄弟卽不

幸而反目鬪於牆內然苟有外侮則同出禦之每
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爭而已不能出身
爲禦也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於相好之他人也
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此承上文言喪亂之時雖有良朋不如兄弟
幸以急難禦侮之故喪亂平矣不止身安亦且家
寧豈可視兄弟反不如友生乎歐陽修曰此責之
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

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旣具和樂且孺

賦也儻陳飫饜具俱也孺孩提之狀也此承上章
言兄弟不如友生者不過謂飲食燕會非朋友無
可與娛耳試思籩豆旣陳飲食饜飫之時使兄弟
與朋友俱在則天倫之愛旣極和樂且不事文貌
有孺子嬉戲之歡不更勝於朋友乎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湛久也此承上章言閒兄弟之愛者
外有朋友內則妻子世之親妻子而疎兄弟者多
矣試思妻子之相好如瑟琴之調和信可樂也設

兄弟鬩牆其樂豈能久乎故必兄弟與妻子翕合而後可久樂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與孥同究察圖思亶信也此承上章言兄弟翕而後樂可久則是宜爾室家者兄弟也樂爾妻帑者兄弟也總而言之急難禦侮是共憂患者莫如兄弟也且孺且湛是共安樂者亦莫如兄弟也試詳察而深思之豈不信然乎哉呂祖謙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

是圖實從事於此未有知其誠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朱子曰此詩首章言至親莫如兄弟次章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四章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但有患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

言事抄
卷之二
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遞輕而
所以著夫兄弟之誼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
章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
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
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
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
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衆人伐木之聲嚶嚶兩鳥之和聲也幽
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
也伐木者斲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
章皆以伐木起興也又言鳥出深谷升於高木而
嚶嚶其鳴者鳥以同類爲朋欲其同聲相應故以
己之聲求友之聲也夫鳥也而猶求友之聲豈人
也而不求友之言乎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

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
受彼此之心皆歸於和且日聞正言日生嚴憚則
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卽於謙卑德日
進於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爾雅曰丁
丁嚶嚶相切直也得此詩之意矣

伐木許許醴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朱子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醴酒沛之而去

其糟也奠美貌豉小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
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詞粲鮮明貌入簋
盛食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
諸舅親疎之序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
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木于阪醢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也兄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餼食之薄者愆過也朱子曰人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遂至於有愆是也湑亦醜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燕禮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其樂無算是也迨及也迨我暇而飲湑者當其未暇不敢以宴樂廢事及其既暇不敢以乾餼失德故迨暇以會友因友以求言欲其神聽和平非徒以飲酒爲樂

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也天下之道五倫而已下之人
非此無以爲學上之人非此無以爲治君臣
與父子並重故不以私恩緩公義亦不以公
義廢私恩此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與
朋友相衡故不可忘天合之恩而等兄弟於
朋友又欲其盡人合之義而待朋友如兄弟
此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

雅之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義著焉五
倫之道備矣人倫之至可以通神明而光四
海所由繼以天保也子思之言道也造端乎
夫婦繼之以子臣弟友而遂及於鬼神其詩
教也夫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

賦也保護定安也爾謂君也謂君爲爾者稱天以
爲言也固堅也單盡也除階也言其升也易曰貞

吉升階是也庶衆也此人臣頌祝其君也言人之
福受之於君君之福受之於天今天天之福爾則甚
固矣所謂固者內植其基俾爾有單厚之德其福
遞升也外多其助俾爾受親賢之益其福日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賦也戩盡穀善也言德性單厚故所行無不盡善
有以宜民人而受天祿天遂降以遐福而維日不
足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岡者
陵之有石者也言福之積而高也川之方至言初
來也初來雖小續流則大言福之繼而長也此所
謂以莫不增也

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賦也朱子曰吉言諏曰擇土之善蠲言齋戒滌濯

之潔饗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日祠夏日禴秋
曰嘗冬日烝公先公后稷以下也先王太王以下
也君通指先公先王也卜予也君曰卜爾尸傳神
意以嘏主人之詞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詒遺質實也黎黑也髮黑故曰黎此承
上文而推原之言多福之來非無故也天視天聽
在神與民爾能吉蠲孝享忠信於鬼神故祖考來

格而遺爾多福矣至民則質樸無文日用飲食而已似不能爲爾助者然安耕鑿之常見爾愛養之至留風氣之古見爾治化之醇其不爲爾德正所以爲爾德也至於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神佑而天降之福矣蓋神者天之耳目民者天之心也養民而致敬於神此自求多福之本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恆弦升出也日月往來言久照也騫移也山

亘古而常在不移不虧也松柏之葉新舊相承言
長生也此承上文言神人皆和故自天申之也前
言福之多此言福之久多而且久所謂亦孔之固
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九如之祝工於頌禱
而非諛詞也觀鹿鳴以下五詩君之所以待
其臣者誠心藹惻非所謂單厚乎親賢之佐
內外交助可不謂多益乎又推本於神人之

言事抄 卷之一
協應則所以惠於宗公而誠和萬民者其必
有道矣頌祝之中而不忘規箴此古人之所
以愛其君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初出土也莫晚靡無玁狁北狄也
此因玁狁作難而遣戍也言啟行之時薇始出土
計其歸期遠在歲暮所以舍其室家而不遑啟居
者皆因玁狁之故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
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十一月而歸每
年秋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聘問也言戍人在
途薇亦柔矣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
定則當一意前往無使歸問室家蓋不欲以家事
累其心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以嫌於無陽故曰陽
也言戍人至邊薇亦剛矣既至戍所見疆場之多
難是以不遑寧處而憂心成疾自謂此行不復望
歸矣蓋在途止憂身至戍則憂國以王事爲重故
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與也爾華盛貌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此敵來而交戰也以華與路非止美其車也戎事倥偬而熟視常華見軍心之暇也三軍環列而屬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戎車旣駕而四牡皆壯見軍力之齊也以此節制之師加之以忠勇奮不顧身而無敢安處則可以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賦也駉駉強也依憑也駉避也古之用車也戰則
資衝突行則載衣糧止則爲營衛是將士之所憑
依而兵卒之所倚以避患也翼翼行列整齊之貌
象弭以象骨飾弓梢也魚服以魚皮爲矢服也戒
驚棘梗也此言旣勝而戒備也言雖一月三捷不
可驟勝而驕止則聯其車馬嚴其營衛行則整其
行列精其器械蓋言戒也其所以無日不戒者以
獫狁勁敵叢集爲梗止而不戒則恐其攻我無備
行而不戒則恐其擊我惰歸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此承上文言旣已三捷又能日戒乃可以全
師而歸矣因憶往時楊柳乃薇作薇柔之日來時
雨雪正歲暮歲陽之候往時憂心載饑載渴來行
舊路饑渴猶前戰守之勞道途之困我心傷悲亦
云哀矣而非人之所能知也夫下之人旣已哀矣
而又莫知其哀則其哀更甚矣乃上之人知其哀
矣而又知其悲莫知則知更深矣首章諭以不得

已之意末章體以不忍人之心於此見先王之仁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夫戍役之苦莫甚於
啟行有離別之悲在途有饑渴之困至戍有
戰守之勞而上之人皆預知之矣戍役之功
莫大於未戰有忠奮之心將戰有整暇之度
旣戰有驚戒之思而上之人皆預言之矣於
體恤之中而詳爲訓誡此上世之民所以有

勇而且知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棘急也此勞將帥而追敘其功也
言車出在牧而將尙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
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祕也召僕夫而謂之載
卽日啟行也又言王事之多而且急者督軍士使
速行也謀祕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旗旐斯

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在牧而後軍在郊也龜蛇
曰旆後軍所建旄注旄於干首也鳥隼曰旟前軍
所建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旆旆飛揚貌旗旒
皆旆旆者前軍後軍同日啟行也憂心悄悄不敢
言也祕之至也僕夫况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南仲天子所命之將也朔方北方荒服之外

也彭彭衆貌交龍曰旂左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
赫赫威也襄除也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爲將至朔
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
旂者營衛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旣城矣乃言
天子命我止城朔方其宣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
祕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獫狁之患除者據其
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輕動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秀也黍稷方華初秋也載滿塗路也歸塗
遇雪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祕而行速比獾狢
聞之而城已完也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
不遑啟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
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
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祕之至
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我西戎

賦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相思不敢望歸而未幾卽歸故喜之也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南還行緩西伐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芡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萋盛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芡

言事抄中 卷之十
三
祁祁室家和平也征夫在途而室家和平者捷音
已至故心安也訊當訊問之人爲首者也醜類也
同謀者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
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祕而行速故也夷
平也西戎服而獫狁平者剪其黨與則勢孤力弱
永不爲難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出車勞還帥也外夷之爲中國患者
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西戎富而不

強兩者合則爲害滋大故欲制獫狁必伐西戎然伐之則恐獫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獫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祕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時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獫狁不及爭也旣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惟獫狁不及救西戎亦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獫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

言義辨中 卷之一
智而勇伐交攻心出奇制勝之道皆具矣迨
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師
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大哉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也睆實圓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軍
士而代述其情也言特生之杜尙然有實而行役
之人乃獨無家曾杕杜之不若也夫以王事靡盬
之故而日復一日不遑啟處此我之分所當然不

敢怨也而婦女之在家者感歲月之遲暮必遠望
心傷以爲征夫亦當休息矣蓋已念室家因念室
家之亦念己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杕杜有實去年秋末戍事將畢故望其暇杕
杜有葉今年春暮戍人將還故望其歸也王事靡
盬我心傷悲征夫憂王事也公義也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室家憂征夫也私情也兩者固並行而不

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
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賦也登山采杞望父母也望父母則知父母之憂
已矣以王事之故而悲我室家固人情所難堪也
以王事之故而憂我父母尤天性之至戚也且夫
父母之憂子則無所不至矣自此至篇末皆所憂
之事也憂其車之幘幘而將敝矣憂其馬之瘡瘡
而已疲矣車馬如此人何以堪則征夫庶幾不遠

而將歸乎望之之詞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此承上章言車
敝馬疲人不能遠則宜如期而來乃不裝載而來
固已憂心甚病至於過期而猶不至則百端交集
矣安與否與存與亡與龜卜著筮相襲俱作言合
於繇而皆曰近矣乃信征夫之果邇而不遠矣范
處義曰以卜筮終之見憂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范處義曰出車勞還
帥故美其功杖杜勞還役故極其情是也夫
行人思家更思其家之思已遊子憂親更憂
其親之憂已此已曲盡人情矣乃上之人知
其思家并其思家之思已而亦知之知其憂
親并其憂親之憂已而亦知之知其勤勞王
事則思有以勸其忠知其念切父母則思有
以全其孝下知上之體恤倍至而悅以犯難

華不敢自愛其死上知下之骨肉情深而仁以
止殺不欲輕用其力則亦無之非教矣此所
以爲聖人之經也

南陔

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朱子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
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朱子曰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
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
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朱子曰笙詩也

說見上篇

華黍

詩序曰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朱子曰亦

笙詩也

魚麗于鬻鱠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典也鬻笱也鱠揚也鯊鮓也笱小而所獲者大見
魚之多也酒燕之通名統殺羞而言也旨美也旨
且多言備物也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所
薦之羞而極道其旨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
賓也

魚麗于鬻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與也鱧鮒也多且旨言適口也

魚麗于鬻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鰕鮒也具難得之物曰有春秋書多麋傳曰魯所有也又書有蜚傳曰魯所無也由是推之所有之物詫其多所無之物詫其有有而多之易無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物欲其多又恐雜取之而不精故尙其嘉也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賦也物欲其旨又恐味偏勝而不和故尙其借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物欲其有又恐強求之而違性故尙其時也
蘇轍曰多而能嘉旨而能借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三句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黃佐曰
瓠葉采烹兔斯燔炙聖人取焉魚麗之燕無
乃過於侈乎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夫養賢所
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

言義抄中 卷之十
也故賢士安之燕之於寢饗之於廟禮以食
之樂以樂之猶殷殷若有不及也故魚麗則
備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主
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也

由庚

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燕禮笙奏南
陔白華華黍畢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朱子曰
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嘉美也烝衆也罩筐也所以籠魚者罩罩以
罩罩之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言南方有嘉魚
則羣然罩之矣國中有賢人則多方求之矣賢者
知其誠心求之故來燕而樂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興也汕櫟也所以撩魚者范處義曰魚恐其逸故
罩之使入也魚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陸佃曰君
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衍飽貌易曰飲
食衎衎是也君子誠於用賢故賢人樂之而至於

言義辨中
卷之一
醉飽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甘瓠瓠之甘者樛木下垂而甘瓠纍之以興君子誠於下賢而賢人附之也上下之情互相依附故賢人之心安焉不復有去志也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騅孝鳥烝衆也曹粹中曰始言烝然罩罩烝然油油終言烝然來思惟其始之求之者衆故其終致來者亦衆也賢人繼來而君子又燕好賢無

已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夫賢者豈徒以燕飲爲樂哉必以禮羅而致之所謂單單也用其道而顯其身所謂油油也上下交而志通情誼結而不解所謂木樛而瓠纍也一賢人安之衆賢人慕之於是乎來之者無已而燕之者亦無已則多士濟濟而庶績咸熙矣故君子之治其國家無他道也誠於求賢樂

與之處而已矣

崇正

詩序曰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燕禮歌南
有嘉魚笙崇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

興也以山之有草木興君子之有德壽也臺莎萊
藜基本也實心實政以立其本故曰基也能爲邦
家之基則其壽宜無窮矣此賓祝主人之詞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德輝文治蔚爲國華故曰光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興也此承上一二章言所以爲邦家之基者善政養
民爲民之父母故也所以爲邦家之光者善教覺
民其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栲杻櫪也此承德音不已也言不已之
久則日新月盛而德音益茂所以爲邦家之光者
彌彰矣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楸苦楸也黃髮黃也耇老艾養也此
承民之父母也言父母斯民之政樂利無窮不止
保黎民並保子孫也首二章之祝壽願之也有是

德宜有是壽也末二章之祝壽必之也既有是德斷無不得是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下報上也魚麗嘉魚主人樂賓此則賓樂主人也樂只君子卽有酒之君子也樂其燕而祝其壽非諛也民者天所生也君者治民者也父母以養之德音以教之則民壽矣君壽天之所生則天亦壽其生生者此自然之理也天保之報上也曰萬壽無疆而

歸本於羣黎徧德有臺之報上也亦曰萬壽
無疆而歸本於民之父母天人之際可以觀
矣

由儀

詩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燕禮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貌蕭蒿也嚴粲曰諸侯以蕭自喻君臣

之辭也。溥露潤貌。鄭康成曰：君子，天子也。寫，抒也。蘇轍曰：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是也。譽名也。處安也。燕語嘉獎，則諸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也。燕語款洽，則諸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灃灃露蕃貌龍寵也光榮也燕而受天子之
寵眷其光榮莫大焉爽差也不爽心服其德也呂
祖謙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疎各稱其分莫
不滿足是也壽考不忘諸侯頌天子之詞欲其億
萬斯年常如此不爽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盛也豈愷切弟樂易也言燕
禮甚盛其語愷切其情樂易也兄弟諸侯之在燕

者也天子猶父母也諸侯猶兄弟也天子豈弟之德洽於諸侯諸侯化之亦互相親睦是諸侯之兄弟相宜皆天子有以宜之也諸侯沐天子之令德故祝其壽而且豈欲其億萬斯年常如此豈弟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露厚貌儻革馬轡沖沖調適也和鸞車鈴在軼曰和在鑣曰鸞雝雝和聲也此天子既燕諸侯而賜之以車馬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

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篚第錯衡鞞鞞淺轅皆車飾也和鸞之屬也又曰鉤膺鏤錫幃革金厄皆馬飾也幃革其著也攸所也同聚也既燕樂之又錫予之德意之厚如零露之濃然則萬國諸侯皆愛戴天子矣萬國之所歸卽萬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易曰地上有水比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子深居九重與

海隅蒼生至隔遠也故衆建諸侯以治之天子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則萬國與一人相比而無閒矣蓼蕭之詩燕語龍光天子親諸侯也壽考同福諸侯親天子也宜兄宜弟諸侯自相親也諸侯親天子又自相親同宣天子之德意以親其民故恩誼聯於堂陛則膏澤洽於四海非虛言也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之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龍光之不宜令德之

言事抄中 卷之一
三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由昭子之言釋
之是有譽處懷燕語也其德不爽宜寵光也
宜兄宜弟昭令德也萬福攸同祝天子之受
之也亦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
也足也夜飲私燕也楚茨之詩曰備言燕私是也
歐陽修曰湛湛之露潤霑於庶物非至曙則不乾
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見天子待

諸侯之厚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宗宗室也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是也考成也劉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朱公遷曰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隆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謝枋得曰顯者其心明達信者其心忠誠也朱子曰君子諸侯之爲賓者也令善

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蘇轍曰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
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
以杞棘言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失儀也蘇轍曰椅
桐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至醉而儀不亂陸佃
曰杞棘剛木故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以况令儀
也輔廣曰明信者固宜有堅定之令德樂易者則

恐其或略於威儀豈弟而有令儀此所以爲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而莫不令儀此所以爲成禮也黃樵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曾鞏曰前言厭厭

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
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
句

詩義折中卷之十終

涇陽生員

臣

姚光昭恭刊

陝西求友齋恭校